

第十一回 雷海清擲筆罵賊

詩曰：

揭天鼙鼓動，悔賜洗兒錢，
九廟成灰燼，千家絕火煙。
霓裳初罷舞，玉瑟尚留弦。
興廢宮前樹，淒涼泣杜鵑。

話說郭子儀、李光弼將尹子奇、史思明殺敗，先鋒僕固懷恩奮勇爭先，追殺上去。子儀教鳴金收軍。僕固懷恩來見子儀道：「小將正待追擒那賊，主帥如何收軍？」子儀道：「兵法有雲：『窮寇莫追』，汝不可乘勝輕敵。」懷恩道：「主帥所見極是。」遂一面安營下寨，一面犒軍，一面著人尋取張、許二公，並南、雷二將的屍骸，軍士領命去尋了。

一日，領一個幅巾笻杖的老翁進營來，那老人昂然上帳，向著郭子儀、李光弼長揖不拜。郭子儀見他氣宇不凡，遂命坐了。問翁何人？何以到此。老翁道：「我姓李，名翰，隱居山野，因張、許二公，南、雷二位將軍盡忠而死，屍骸暴露城下，老夫特備四口棺木前來，已將四位忠臣裝斂了。適見麾下健兒各處查找他們屍首，故此老夫特地前來，望二位明公速為擇地安葬，以慰忠魂。」郭子儀、光弼大喜，留李翰在營暫歇。便從城南擇了一塊地，將許、張二公，南、雷二將埋葬好了，立了墓碑。子儀、光弼與李翰率領諸將祭奠，哭泣甚哀。

禮畢回營，李翰即來告辭。李光弼道：「我等欲屈先生在營籌劃軍務，望先生休棄。」李翰道：「老夫性耽隱癖，久已忘情人世，不敢從命。」子儀道：「先生既愛煙霞佳趣，我等亦不敢相強。只是既來一番，必祈指示一、二，方不虛此良晤。」

李翰道：「二公詢問芻蕘，老夫敢陳一計。」子儀、光弼道：「願聞大教。」李翰道：「目今安祿山統兵入犯，二公可分兵兩支。郭公領一支軍兵，入援兩京；李公領一支軍兵，直搗范陽城。范陽乃賊人巢穴，若知有兵，必然定思回救，令此賊首尾不能相顧，我事濟矣。」於儀、光弼大加歎服，吩咐治酒送別。取出黃金三十兩，白銀一百兩送與李翰。他一毫不受，向上長揖，飄然而去。子儀、光弼就依他言語，分兵進發，李光弼自去征范陽，郭子儀來救兩京不題。

卻說尹子奇、史思明被唐兵殺得大敗，遂領著殘兵敗將忙忙如喪家之狗；急急如漏網之魚，往西奔走了一日一夜，軍馬饑乏，只得在路旁樹下造飯而食。將士方才少息，只見前面一彪軍馬衝來，尹、史二人大驚，忙取兵器在手，立馬以待。只見當頭一將大叫道：「二位將軍受驚了，我特來接應你們。」看時卻是楊朝宗。

二人大喜，下馬施禮。就石上坐定，楊朝宗道：「蒙主上教我做個先鋒，托賴福庇。自起兵以來，大獲吉利，直抵武字關。那守關將封常清被我們殺敗，乘勢奪了關口。一路城池，望風投順，東京洛陽地方被俺們擒了守將哥舒翰，那廝怕死，就獻上東京。主上便教他留守東京，自己長驅大進，直到西京長安城下。唐朝並無準備，明皇慌了手腳，連夜帶了嬪妃宮監，宗室大臣，逃出延秋門，奔往巴蜀去了，主上遂破了西京，踞了宮殿，如今現在那邊受用。聞知二位將軍攻打睢陽不下，著我來協助，誰想昨日有探子來報說，二位將軍敗於郭子儀、李光弼之手，如此，小將特來接應。」尹子奇道：「如今之計奈何？」

楊朝宗道：「我們如今有生力軍在此，何不與他決個勝敗？」尹子奇搖頭道：「休說這話，我有十萬雄兵，十停被他去了七、八停。如今這幾千軍卒，哪裡殺得他過。」思明道：「不如往長安去求主上，再添些兵馬，方好來與他交戰。」尹子奇道：「有理，有理。」

說罷，三人並軍士們胡亂吃了些飯，一齊起行，過洛陽、濟汴津，入潼關，渡渭水，不則一日，來到長安，三人進去，朝見安祿山，備述睢陽前後之事。安祿山道：「你二人勞苦倍常，功多過少，只是折了個令狐潮，不足為慮。」

正說話間，忽報太子安慶緒到，安祿山即命進來。安慶緒拜見了安祿山，安祿山就問道：「我著你鎮守范陽根本之地，你如何來此？」安慶緒道：「孩兒在范陽鎮守時，奈有太尉李光弼前來攻打。孩兒同史朝宗與他交戰不勝，聞得父王在此，甚是作樂，孩兒也要想快活幾日，故此留史朝宗鎮守城池，孩兒自領兵來此。一來避敵，二來省親，三來父王做了皇帝，也攜帶孩兒在宮中享用些安穩富貴，也來做個太子。」安祿山道：「你既來了，那些家眷在彼，如何丟得下？」安慶緒道：「許多家眷，孩兒俱已帶來了。又有犯官葛太古並家人一十八人俱監在獄，孩兒想那廝是不服俺們的，留在城中恐有他變。因此，將葛太古那老賊與他家人一齊上了囚車，也解在此。」安祿山道：「葛太古到此間，本該立時梟首，只是孤家想起金馬門之辱，還有個李白漏網，今可仍將葛太古監禁，待擒了李白，將他二人雙雙在金馬門前寸磔，以泄前恨。」

就吩咐楊朝宗去查點葛太古等下監。楊朝宗領旨而去。又吩咐李豬兒迎接家眷入宮，李豬兒也領旨去了。安祿山又道：「今日父子君臣歡聚，可排宴宜春院中凝碧池上。令一班樂官帶領梨園子弟前來侑酒。」左右齊聲答應。

原來明皇幸蜀時節，因事情急迫紛沓，遺下許多內監宮娥在宮，如今都被安祿山差遣。一時領了旨意去安排。祿山教安慶緒、尹子奇、史思明隨著擺駕，至宜春院中，上筵坐定，安慶緒等輪流把盞，早有許多梨園子弟進來，只見那第一對是樂官李龜年，頭戴天青巾，腰繫白玉帶，身穿錦團花袍，後邊一個童子手執繡龍青幡一首，上面用大珠子串成「東方角音」四個大字。旁邊，兩個童子手執小青幡二首，也各用珠子串成四字。左邊幡上是陽律太簇，右邊幡上是陰呂夾鐘，幡下有子弟二十人。俱戴金花在頭，穿著青彩金花彩舞衣，擺列在東邊立定。

第二隊樂官是馬仙期，頭戴絳紅巾，腰繫珊瑚帶，身穿紅錦團花袍，後面一個童子手執繡龍紅幡一首，用翠羽貼成「南方徵音」四個大字。兩邊兩個童子手執小紅幡二首，也各用翠羽貼成四字，左邊幡上是「陽律仲呂」，右邊幡上是「陰呂蕤賓」。幡下有子弟二十人，俱戴金花在頭，穿著紅繡織金花彩舞衣，擺列在南邊立定。

第三隊樂官雷海清頭戴月白巾，腰繫白玉帶，身穿白錦團花袍。後邊一個童子手執繡龍白幡一首，上用赤金打成「西方商音」四個大字。旁邊兩個童子手執小白幡二首，也各用赤金打成四字，左邊幡上是「陽律夾鍾」，右邊幡上是「陰呂南呂」，幡下有子弟二十人，俱戴金花在頭，穿著白綾繡金花彩舞衣，擺列在西邊立定。

第四隊樂官張野狐，頭戴皂紗巾，腰繫墨玉帶，身穿黑錦團花袍，後邊一個童子手執繡龍皂幡一首，上用銀子打成「北方羽音」四個大字。旁邊兩個童子手執小皂幡二首，也各用銀子打成四字。左邊幡上是「陽律應鐘」，右邊幡上是「陰呂黃鐘」，下有子弟二十人，俱戴金花頭，穿著黑繡織金花彩舞衣，擺列在北廂立定。

第五隊樂官是賀懷智，頭戴赭黃巾，腰繫密臘帶，身穿黃錦團花袍，後邊一個童子手執繡龍黃幡一首，上用寶石綴成「中央宮音」四個大字。旁邊四個童子手執小黃幡四首，也各用寶石綴成四字，前面幡上「陽律姑洗」，右面幡上是「陰呂林鐘」，左面幡上是「陽律無忌」，後面幡上是「陰呂大忌」。幡下有子弟四十人，俱戴金花頭，穿著黃繡織金花彩舞衣，擺列在中央立定。上按著九宮八卦，中按著四時五行，下按著五音十二律。一共五個樂官，統領子弟共一百二十名，都持著鳳蕭鶯笛，象管鶯笙，金鐘玉盤，吹打的吹打，歌舞的歌舞，李龜年羯鼓，賀懷智琵琶，馬仙期箏篪，雷海青的秦箏，張野狐手拍，各執一絕，通是絕精的妙技。一時彈唱起來，眾子弟相和，唱出一套曲子。

步步嬌

廣寒宮，淒涼無人到，玉杵白頻春搗，婆娑樹影高。碧海青天，瑞雲籠罩，瓊瑤殿鎖無聊，嫦娥應悔偷靈藥。

醉扶歸

你道素娟娟，出落偏波俏，誰知冷清清，長夜倍蕭蕭。杳冥冥，鶴唳響中宵。燦熒熒，一派清光照。不知是銀蟾醮影入池塘，乍驚看，錯認樓台倒。

皂羅袍

最是添歡添惱，論歌樓舞榭，酒社詩舫，冰輪偏喜助人豪，月陰花影鞦韆笑。只有長門冰巷，霜寒路遙；更有城樓邊塞，雲低樹高，這些時景實傷懷抱。

好姐姐

步處似姪靜，俏環佩響，霓裳鮮皓，霞冠羽衣，扮的別樣嬌，人間少。翠翹樓帶真奇妙，掌上輕盈顫舞腰。

尾聲

回頭不見人兒好，只剩得仙音嘹繞，惟有寒蟾掛碧宵。

唱完此曲，那五首大幡，十二首小幡一齊移動，引著眾子弟往來旋舞，真是合殿生風，令人眼花撩亂。舞完，又依舊分開立定，再奏細樂。安祿山大笑道：「真好看，真好聽，快活！快活！孤家向來雖蓄大志，只因明皇待我甚厚，所以不忍，意欲待他宴駕了方始舉事，我想楊國忠這廝屢次發我隱謀，激我做出這些事來，正所謂富貴逼人。一起兵時，呼吸間得了二十四郡，趕得明皇有家難奔，有國難逃。想他不知費了多少錢糧，用了多少心機，教成這班梨園子弟，自己不能受用，到留與我們作樂，豈不是個天數。」那安慶緒、史思明、尹子奇等一齊出席拜賀，安祿山又掀髯大笑。

這些樂人聽了安祿山這席話，一個個眼淚汪汪，低頭傷感，更覺歌不成聲，舞不成態。安祿山見了大怒道：「孤家連日在此飲宴，如何眾樂有悲感之聲，尹子奇與我下去查看，但有哭泣者，實時揪出廷前斬首。」尹子奇應聲執劍下階來看。

那眾樂人嚇得面如土色，都將衣袖拭乾眼淚，假作歡容，只有雷海清閉著眼睛，淚流滿面，嗚嗚咽咽的哭個不住，尹子奇指道：「你這廝還要哭，不怕砍頭的麼？」雷海清大叫一聲，將手中的箏兒擲在地下哭道：「我乃雷海清是也，雖是瞽人，頗知大義。我想食君之祿，不能分君之憂，惟有一死，可報君恩，怎肯蒙面喪心伏侍你這反賊。」祿山大怒，喝叫快推出去砍了。尹子奇劈頭揪出，雷海清罵不絕口。尹子奇將他斬在凝碧池上。回身覆旨，乃復入席。

又飲了一會酒，外面孫孝哲飛奔進來道：「臣啟陛下，頭總城外有飛報到來，說郭子儀兵至洛陽，斬了哥舒翰，東京已被他收復了。只怕早晚要殺到這裡來，須是早為準備。」安祿山道：「郭子儀那廝，如何恁般勇猛，作何良策擒他更好？」

尹子奇道：「臣看此人難以力敵，若得一個舌辯之士，前去說他，若得來投順，天下不足定矣。」安祿山道：「卿言固有理，只是沒有這個說客。」

旁邊轉出李豬兒來跪下道：「奴婢蒙皇爺抬舉，無以為報，今願效犬馬之勞，單騎往郭子儀營中走遭。一則說他投順，二則探他虛實，不知皇爺意下如何？」安祿山大喜道：「你這人倒也去得，明日就起身便了。」又吩咐安慶緒道：「潼關一路不可疏虞，你可同楊朝宗帶領一支軍馬，前去巡視一番，就打聽唐兵消息。」安慶緒、楊朝宗領旨。

次日，李豬兒辭了安祿山，匹馬出城，竟投東京。一路裡想道：「咱因葛明霞一事，怕安慶緒加害，因此來到長安。誰想那冤家恰又來此。我今討這一差，做個脫身之計，有何不可。」

又想到：「安祿山這廝，乃無義之人，我向來勉強伏侍他，甚是不平。今見他父子荒淫暴虐，荼毒生靈，眼見不能成大事，咱不如於中取事，幹下一番功業，也不枉為人一世。」心裡想著，行了數日，已到東京洛陽地界。只見郭子儀先鋒僕固懷恩當道紮個大寨，左邊是郭的寨，右邊是郭曖的寨，就子儀屯在中軍。李豬兒大著膽，直過前營。早有巡兵攔路，李豬兒道：「相煩通報說，有個內監李豬兒有機密事，要見節度老爺。」軍士報知郭子儀，遂傳令喚人相見。

李豬兒入營，來到帳前，拜見了郭子儀。子儀就問道：「你從哪裡來，到此何幹？」李豬兒道：「節度公在上，咱家姓李，名喚豬兒。向蒙聖上賜與安祿山，咱見他恃寵忘恩，以怨報德，心甚憤怒。他因要差人來說節度公，故咱家到此。咱想節度公忠勇蓋世，決難以口舌動搖，咱所以挺身來者，意欲暗約節度公，共取長安，咱願為內應。」郭子儀道：「你若果有此念，唐家社稷有幸矣！」李豬兒道：「咱若有二心，天誅地滅。」郭子儀道：「我最不疑人，你不須立誓，本待款留，誠恐泄漏大事，反為不便。你可回去行事，我隨後領兵就來。」李豬兒別了子儀，出營而去。子儀就與二子郭、郭曖商議進兵。

正說話間，營門外傳進蜀中邸報，郭子儀接來看時，見上面稱報明皇駕至馬嵬，軍士怨望楊國忠、楊貴妃釀成大禍，盡皆橫怒，不肯前行，鼓噪起來，將楊國忠殺了。又逼近御前，必要殺了楊貴妃，方才肯走，明皇不得已只得令高力士用白綾一幅，將楊貴妃縊死，軍士方始護駕而行。又父老遮留太子在靈武地方，得李泌為軍師，諸將即奉太子，即了帝位道：「尊明皇為太上皇，改元至德，即令降旨，宣召各路兵馬會剿安祿山，俱要在潼關取齊。」郭子儀看罷，以手加額曰：「好了！好了！權楊已誅，新君即位，宗廟蒼生之福也。」就吩咐安排香案，向西朝賀禮拜起來。

只見先鋒僕固懷恩上帳稟道：「外面有三個逃難婦女在此經過，手執睢陽已故副將雷萬春的路引，稟求掛號，小將不敢擅專，謹將路引呈驗，伏候主將鈞旨。」郭子儀接著路引，展開一看道：「原來是葛太古的女兒葛明霞逃難到此。只是這路引舊年九月廿八日結

的，如何來得這般遲？」懷恩道：「小將也曾問過，據同行衛嫗稟說：因一路賊兵劫驚，不敢行走。在武牢關門外，賃房住了四個月，直待主帥收了東京，方才行到此處。」

郭子儀道：「既只盤詰，明霞她乃忠臣之女，雷萬春雖死，他的路引一定不差，可與我掛號放行。只是路引說聽其自歸長安，即今賊人占踞西京，如何去得，且教她在附近暫住，待復了西京，然後前去。」僕固懷恩領命，將路引掛了號，出營給予葛明霞收執，又將郭子儀說的話吩咐了一遍。

葛明霞稱謝，同了衛嫗，衛碧秋離卻郭營，望西而走，要尋個僻靜處暫歇，四下裡又無人家。行了兩日，來到淮陰山下，看看天色昏暮，又無宿店，三人正慌，遠望林子裡一所庵院，三人忙走至門首，敲門求宿。

不知裡面肯留不肯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[返回 >>](#) [錦香亭 >>](#)

[上一篇](#) [下一篇](#) 本書來源：[開放文學網站](#)